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第拾式冊

共存拾法冊

書名	刊寫時代	裝式	卷數	葉數	行格	高廣	邊口	印章	其他標識及狀況	覆查加注
五燈會元	明覆宋本	線裝 錄觀	第拾法	法拾叁葉	半葉拾叁行 行天拾肆字	高肆寸 廣玖寸捌分	左右雙線白口 上有字數 魚尾下標五燈然下標佛祖名下標字數 下口間有葉工名氏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尾有捐葉人名氏	

中華民國十三年 肆月 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雲門宗

青原第十世嗣

雪竇顯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萬壽助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君山顯昇禪師

修撰曾會居士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

百丈映禪師法嗣

稱心省傑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寶相蘊觀禪師

洞庭惠金典座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書名 五燈會元

(第拾式)

冊) 共拾法冊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線裝 銀襯

卷數 第拾法

葉數 法拾叁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柒寸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有字數魚尾下標五燈會元下標佛祖名下標字數下口間有葉工名氏

印章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尾有桐葉人名氏

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廿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雲門宗

青原第十世嗣

雪竇顯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萬壽助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君山顯昇禪師

修撰曾會居士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

百丈映禪師法嗣

稱心省宗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寶相蘊觀禪師

洞庭惠金典座

不列  
章次

不列  
章次

慧因懷祥禪師

慧因義寧禪師

南華緣禪師法嗣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關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不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應圓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章潛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

大瀉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靈禪師

育王璉禪師法嗣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微禪師

靈隱知禪師法嗣

靈隱正童禪師

承天簡禪師法嗣

智者利元禪師

九峰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玉泉皓禪師法嗣

興教文慶禪師

夾山遵禪師法嗣

福昌信禪師

天衣懷禪師法嗣

慧林圓照禪師

慧林覺海禪師

佛日智才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淨衆梵言禪師

資壽壽捷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千鉢重元禪師

桂賢智遷禪師

二祖冲會禪師

觀音啓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大同旺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啓霞惠安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望仙宗禪師

佛是處祥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稱心侏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

崇德智澄禪師

定慧雲禪師

鐵佛田禪師

開聖棲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明因慧贊禪師

侍郎揚傑居士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峰如璨禪師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善權慧恭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資壽巖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投子脩顯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淨因惟岳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

自言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靈曜善良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妙慧文義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南禪寧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不列章次

甘露德顯禪師不列章次

僊巖景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白兆圭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香積用曼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乾明廣禪師

慧林冲禪師法嗣

華嚴智門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壽聖子邗禪師

長蘆夫禪師法嗣

雪巖道榮禪師

長蘆宗曠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佛日才禪師法嗣

夾山自齡禪師

天鉢元禪師法嗣

元豐清滿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瑞巖鴻禪師法嗣

育王雲振禪師

棲賢遷禪師法嗣

崇福燈禪師

淨衆言首座法嗣

招提惟湛禪師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淨慈慧定明禪師

雪峰田心慧禪師

資福法明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金山寧禪師法嗣

北泉濟之淳禪師

本覺一禪師法嗣

長蘆道和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雲峰志璿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天竺從諫請師

禾山用安禪師

越峰粹珪禪師

西竺尼法海禪師

投子顒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香巖智月禪師

甘露言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瑞巖尼口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山世禪師法嗣

仙巖懷遠禪師

淨因兵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天台如庵主

崇壽江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



五十二  
五十六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乾明與見禪師法嗣

長慮應圓禪師

長蘆信以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徑山智訥禪師

金山慧心禪師法嗣

報因心覺然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保寧並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甘露顯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峰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峰宗演禪師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真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青原下十四世

光孝如璜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建隆原禪師

雪竇運寧禪師

開先宗禪師

衛州王大夫

淨慈明禪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雪峽隆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惠溥禪師

雪竇實明禪師不列章次

雪峰慧禪師法嗣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香嚴月禪師法嗣

香嚴如磬禪師

慧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九座慧遠禪師

圓覺曇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嶽麓海禪師

雪峰演禪師法嗣

西禪慧舜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實明禪師法嗣

峭山寧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雲悟禪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二元妙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

靈巖圓日禪師

嶽麓海禪師法嗣

玉泉思達禪師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光孝深禪師

青原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大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咎之師恬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夫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

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眾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  
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  
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  
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  
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  
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  
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  
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  
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  
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  
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  
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  
百醜千拙收來也擎壘拳去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  
都來不直半分錢叅上坐鬪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  
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  
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  
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  
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叅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  
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半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  
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叅上堂虛  
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  
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  
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黃綠

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  
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抵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  
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  
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  
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  
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此子德山臨濟雖然丈  
夫爭似麴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透天山僧性  
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  
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  
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

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  
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  
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  
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  
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  
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郊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  
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倥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  
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  
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叅  
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  
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孰則時如何師曰承

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  
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  
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  
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  
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  
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  
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  
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

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殺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  
汝金曰客少問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暫曰這裏客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其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  
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  
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那學士要徑捷理會  
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  
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  
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  
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  
出這婆子圈襪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  
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

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者年多下  
之會禪者南游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  
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  
宗而遷圓通壽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  
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  
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  
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  
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父  
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  
曰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齊 慧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  
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父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  
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船舶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北齊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  
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諱閻闍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  
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父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  
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  
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

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  
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  
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  
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  
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  
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  
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  
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睦雙嶺深遠棲息三年始應法昌  
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二年聚首無事不  
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  
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  
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  
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

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  
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  
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  
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  
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玲瓏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眼  
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  
煙霧深示眾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  
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覷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磔  
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  
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父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  
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  
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  
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



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  
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  
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  
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雞  
誰捉去石女無端漕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  
雲門長驅馮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  
荷斧石鞏鸞弓未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  
帶毛烹泥牛和角者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  
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  
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  
啼高樹上堂閑來紙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斂箕星水墨  
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  
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

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  
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  
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  
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用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  
遠山遥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  
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  
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  
法昌這裏有幾箇塚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  
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  
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  
曰這漆桶碌碡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  
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

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血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  
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來  
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  
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  
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  
箇泥牛闖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  
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  
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鑿不及拖犁師曰還  
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  
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安案見在師曰亂統  
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  
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  
哥報道明朝吉徐見偈發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

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  
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  
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土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  
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  
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  
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  
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  
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檄攬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  
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  
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

合經史問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  
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  
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  
傾向名動朝野 神宗賜高麗廢廟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  
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  
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  
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  
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大修行入地獄  
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  
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  
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  
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

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  
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  
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澁林疎鳥宿難  
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  
一攢放下菜菓空中竹斲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  
筭來也太無端叅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  
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  
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  
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其麼處坐士不能答遂  
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  
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  
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今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

此帶關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  
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

昨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

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

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

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

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利竿因甚麼

頭指天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

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

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海水穿雲夜宿旅亭撐

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看時放步東湖上

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

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

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豈惜

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請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

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了自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

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離穿雨過修院

字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遷和尚道寒寒地爐

火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

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

二老一場懺懺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

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

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謂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

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答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

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

少師曰腎鶴顛崖上冲天味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敲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台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

旨如何師曰二年逢一閏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是人酌問達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開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觀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

四帽簷長 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  
聖壽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  
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  
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  
普賢嗔眼裏無筋一卍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  
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  
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將山去就孰是衆皆  
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  
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  
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  
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真唱師曰前言不  
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  
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  
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  
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  
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  
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離峻不留船  
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  
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劔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  
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  
觸著你鼻孔珍重

大滌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  
夜落西日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  
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  
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崑崙崑崙問十二時中如  
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復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爲緣生  
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  
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  
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  
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  
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  
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撥破諸人鼻孔擊  
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  
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况  
采采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  
同徒若也信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彌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  
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  
大千微塵諸佛佛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  
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  
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六兒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父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往後上堂三十六句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抵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

有祖師意也無良父日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詩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哉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語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鼓集衆隨聲召入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家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



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  
鷄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為龍分破華  
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 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  
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鄂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  
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叅

夾山遠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  
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  
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  
踣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婦女僧曰學人不會師  
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中侍十載剃度受  
具又三年禮解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  
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  
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抵說這箇法  
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  
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主命師開  
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  
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  
邦植福不敢乂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 神宗皇帝下詔闕相  
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  
使問勞闕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

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 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 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 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 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 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 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 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別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岌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吐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  
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  
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  
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  
魯姓十六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  
為軍感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  
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  
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北叅報慈情未生時如  
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  
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日後 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  
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  
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牛妳曰謝

師答話師曰你話頭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嗚呼三月萬  
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逐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臭便是指  
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  
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公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  
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滌漏量才補職  
寧越短長買帽相頭堪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  
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麻角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  
頭汗出搥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  
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喚碗茶湯  
亦無祖師妙訣禪人共口也未相諧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  
秋水青山滿目這裏語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  
上堂寒雨細朔風高以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  
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以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叅上堂少林

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裏還會  
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  
分外秣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  
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  
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  
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  
監寺惠富進曰和尚何不道未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  
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望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想有  
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  
是道人分上事良久只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  
堂無邊義海咸歸顧時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休諸人  
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  
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  
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  
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  
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  
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  
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  
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  
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  
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  
衆中莫有釘嘴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  
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終毫無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寒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後鷓鴣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

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背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擺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游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叅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面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

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  
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  
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  
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雞足峰前是  
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叅師四易名  
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燄到  
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彥博以 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  
錦褥躬葬于塔岳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荆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  
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  
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船  
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  
嶽巖留與人問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  
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  
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聲師曰與雲致雨又  
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在門如  
何是本來心師曰折束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  
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  
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珍重上堂  
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囁囁晒晒覷覷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  
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又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  
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  
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

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褻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獅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外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

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纒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懶惱貞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嘔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  
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畫行三千夜行八百  
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  
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  
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  
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透  
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  
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  
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  
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  
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  
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  
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念掌道士  
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  
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軋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  
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  
爲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



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王是王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羅衆禪安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為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噓

蘇噓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來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尹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鏤鐫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懔懔又西歸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墻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為群生和尚出世當為

何人師曰不為閻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捧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抵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叅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父曰大衆會麼父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了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

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怎麼去直得大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兩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一箇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言誠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叅諸名宿晚從天衣游及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曙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侖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无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槩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搥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牀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紫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晚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闕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踉醉裏却有分別今

宵酒醒何處揚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杳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因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為頭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

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真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素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言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祗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咩有甚交涉自來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迦蹉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齧破不齧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噉齾噉噉喇娑娑訶歸堂

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  
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邊  
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鼻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  
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禪子一邊青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  
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  
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竈如何是諸佛本源答  
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雖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  
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  
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  
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  
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  
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佛燈

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  
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  
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  
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始知之正明趨智海悉以所得  
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  
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  
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  
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  
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  
須更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  
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

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  
去處祇這語教莫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  
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  
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  
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  
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韞毬舞笏或拽石般  
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  
爲人然祇爲大言故人多因言悟道然見者不隔於毫其或  
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  
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  
自有其道良以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  
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

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  
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  
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  
動無非妙者得之旣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  
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  
則絕余旣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  
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重而又著此篇  
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  
慧之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  
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凡心

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  
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  
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  
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  
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  
致仕而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  
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  
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  
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  
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  
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六父琪父溫

皆官于穎遂爲穎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  
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  
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願之於是契旨  
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  
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閔寶

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透簷楹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  
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者甚學人上  
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  
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  
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日便恁麼  
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  
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  
山看鬘鼻擲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  
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斫碎曰退身  
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  
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  
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  
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  
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  
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  
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則剎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六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  
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

荅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  
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具道子張僧繇無你下  
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安河清風不  
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  
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  
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  
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  
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  
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  
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  
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  
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

舒州投子脩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證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父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室巍巍少室永鎮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日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父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叅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

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叅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來中有麪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求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秣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父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

詔

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

於越州福木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開揆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開揆子曰一言

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  
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闢釘家  
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  
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拄杖擊香臺曰來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  
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麼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  
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  
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掉  
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  
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箇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護了也今早起  
來無窖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

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麻過然雖如是更  
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頑  
物處悟得即菩提出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  
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訓師曰款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  
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  
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  
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

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  
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  
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月正團圓  
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  
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  
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軋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  
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  
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温州遷叢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  
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寺訥禪師圖照上足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  
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  
曰如何具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  
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  
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  
未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  
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  
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  
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  
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過寶山  
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

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者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手却難筭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嘴墮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箸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何師曰人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若何師曰步步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即性之相一旦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去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差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採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

重關亦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父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  
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  
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  
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  
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  
破良父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劔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  
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  
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  
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

破精魂空 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參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  
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  
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父卓一下曰  
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滴滴適於變者爲法  
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  
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  
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行百千三昧可止則  
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祗麼得且  
道得箇甚麼良父曰莫妄想

工陰軍壽聖寺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

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天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十六八

真州長蘆宗頤慈覺禪師洺州孫氏子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具道向其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我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熱打著連底凍參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

曰鼻孔裏燒香曰耳聾裏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滯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大五肩雖貴落眼成鷄羽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蓋不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平江府慧日智覺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玉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號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雞啼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抵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

會師曰斫額望扶筇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颭颭曰分  
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  
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  
上挂箇大胡蘆叅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註不  
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很忙走下繩牀立叅上  
堂便乃忘機守默已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  
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  
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  
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為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  
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  
力看看來者去轉顛顛要得不顛頂看叅上堂堪作梁底作梁

堪作柱底作柱靈利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  
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叅上堂看看  
堂裏木師伯被聖僧一擲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擲露柱  
呵呵笑打著這師伯豈路見不平與他正拈拄杖曰來來  
然是聖僧也須喫棒香臺下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  
頌舉似大眾飢冷松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  
眠大眾更有山懷為口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此劔刃上事  
須劔刃上漢始得有口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  
後進初機滅先聖洪野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  
悞眾生墮無間獄苦以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  
死急來為釋子喝曰哄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  
道不是禪每逢三五不皓月十分圓叅師見僧乃曰佛法世  
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付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任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蒲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雁馬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具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

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明踏嶮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三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三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麀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叅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

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此子如  
今每日鳴鼓陞堂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蒼者舌如霹靂  
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  
慨然有志扶堅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辦當  
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  
杖一時趁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  
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  
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懨懨別峰相  
見也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只在  
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  
建炎文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今上皇  
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  
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

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  
原亭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唱一唱上堂南詢諸友踏  
破草鞋絕學無心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  
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覘井縱無計較途  
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  
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齋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  
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破師曰  
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揚曰硬師曰  
也是第二月揚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  
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巖著直是無香氣焉拈  
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擲栗條莫向南山尋鼉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

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  
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叅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爰  
病得允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允不假六分全燒以  
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允擲下拄杖曰這箇是允又  
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  
日暉空不著二邊豈障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  
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  
鬧浩浩地聲色重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去  
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  
歲孩兒輒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  
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盃乳

坤大地是箇熟鐵團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  
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  
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眼虎狼羣裏安禪荆  
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遊戲竹影掃塔塵不動月空潭底水無  
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  
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  
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  
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  
謝師答話師曰太未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  
頭磕著鼻意旨如何驢馳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  
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味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  
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安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

白筠素髮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捧意旨如何師曰束杖  
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  
如何為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  
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  
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  
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開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  
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  
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  
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

良父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汝裝已  
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  
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  
時如何祇準良父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  
堂慕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  
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授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  
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  
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冤有  
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

秀曰學人不會師曰兩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  
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  
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  
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  
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  
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  
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  
作書寄之師發絨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  
過狀了不了之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表親收

如何

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

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兩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  
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鼈倚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  
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瘦田換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鈎問  
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  
要兩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父依法具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  
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

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叅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歿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投子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二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荆府吏部此日命山

僧開堂祝

聖紹顛祖燈祗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

街鐘鼓響鑿鑿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艾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嚴手中鏤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靨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顯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顯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茲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侍寄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

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顯師號顯上堂謝  
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平花  
欲向榮則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  
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  
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憍陳  
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  
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紙如僧問乳峰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  
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咬石羊兒

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  
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  
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  
要設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鼈隻箭旣入重城長竿  
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鈎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  
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軋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  
踣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



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  
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  
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  
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  
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  
資福履滿戶外蔣山佛鑑勤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  
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  
少實鑑曰恁麼那師報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  
山留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  
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  
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請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

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  
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特如何師曰癡  
子喫蜜曰道但口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  
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  
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姦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  
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閻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出如來  
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  
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潑水相唾揄背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  
從其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  
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  
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瑤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  
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日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  
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  
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  
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  
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盡樓  
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筇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  
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衆問衆進  
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  
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  
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

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室具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步無事空言須  
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  
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  
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  
絲毫十方游戲子湖大子雖爭似南山鼉鼻遂高聲曰大衆  
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  
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陸堂擊法鼓  
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  
禪雪峰到投子吐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  
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  
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  
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公什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樣  
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  
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

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迷  
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竄頭雖靚面若無青白  
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與衆絕印擊拳曰正當無麼時作麼生師  
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使出往廣福日室中間僧  
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  
羅萬象以空為極四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為  
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  
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師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悔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換轉鼻孔捺下雲頭禾  
山解打監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慶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輟

雙球一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鷹一聲霜月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  
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煮熱劈口裡  
雲雷祭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  
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唱僧大笑師叱曰這野  
狐精

元豐普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  
時如何師曰款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槌曾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  
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

句與避書上堂遺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錯鎚愛聖憎凡不知  
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浪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  
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獸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  
一日謂日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  
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  
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百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有青情三十棒岳  
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  
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  
舉步則金蓮蹊蹠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  
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做戲三三兩兩

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敲唇搖舌宛如鐘磬  
笙竿奮臂點眉何嘗稍酥竹葉更逞遊山玩水撥草瞻風人前  
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首會勞  
如何酬獎良父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  
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醫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  
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醫在眼百千諸佛摠在拄杖頭現  
文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  
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

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劫已

空本無花眼本無醫處著到乃擲

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此

斗藏身說甚南出龜鼻水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鑽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  
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三老去不歸紛  
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溥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  
唱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誰謂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  
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憐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  
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父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  
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  
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  
心法雙忘時生滅在其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  
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  
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月下拋靴上堂未透祖師關于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于難  
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罷既透了因其麼却難放下放離雖得  
便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  
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法落人間是幾年吐上堂鴈過長空影  
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小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  
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止則水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  
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罷今日又作麼生會且莫行山下路

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下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  
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明底為甚麼將  
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批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  
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  
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  
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  
途倚徧攔于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明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  
刹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不入

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  
鳥鳴說偈曰剥剥剥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  
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示清  
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  
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  
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  
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蒲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  
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諸說在甚麼處若也知得  
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  
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慧慈五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  
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  
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  
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  
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寺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  
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  
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今日林下雅爲方外客人問堪  
作火中蓮如何是借師曰披席把碗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

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  
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十生稿默  
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誦誦將佛祖言教當門庭祇  
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般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既不向  
這般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  
無方便師曰鐵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  
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  
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叅三八普說千說

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事奈三門頭兩箇  
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真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  
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  
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  
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  
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  
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  
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



卓一下曰挑紅李白蒼薇紫問著春風揔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  
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  
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雲三師子瞳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  
今歲杯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  
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暹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口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  
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主泉思達禪師曾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

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干江裏曰如何是  
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  
養兒必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齊梁乾打關上堂一九二  
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成扇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  
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  
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  
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  
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馬元鎮

張四娘

張永二娘

陳榮二娘

未茂顯

其仁父

孔連一娘

徐榮二娘

...

...

湯禹璧

陳慶元



